

农民工

周刊



责任编辑：甘哲
E-mail: grbnmgzk@163.com

打工前沿

拿什么吸引孩子看向屏幕之外？

程莉莉

武汉大学最新一项调研,让打工父母很忧心——课题组经常看到四五岁的留守儿童能够熟练下载和操作手机游戏,或不滑动屏幕观看短视频。在贵州一乡镇,有孩子为了打游戏连续5天5夜不睡觉,逼近人体不眠不休的极限。留守儿童沉迷手机低龄化,“仿佛掉进手机里去了”。

智能手机的高度普及,让留守儿童随时可与背井离乡的父母取得联系,即使身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也能见识到大千世界的新奇,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之处。

然而,如同硬币的另一面,便利的背后,沉迷手机又催生出乡村“新问题少年”。调研显示,在中部三省份,九成农村留守儿童长期使用专属手机或长辈的手机玩耍,其中,近七成孩子用手机看短视频,三分之一用来玩游戏。在假期,随处可见从早到晚、通宵达旦抱着手机的孩子。

要把“掉”进手机的孩子拉出来,已成当务之急。用什么方法把他们拉出来,却是一个难题。

有人提议,把手机一禁了之。这种方法如同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实属下策。

有人提议,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如组织“远离手游”主题征文、演讲比赛、手绘大赛、登山比赛等。这些活动可以开展,但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不得而知。

孩子们沉迷手机,沉迷的到底是什么?无非是其中的内容。我们需要仔细甄别,他们对内容不加选择,还是有所偏好?或许,她经常刷到的舞蹈类短视频,已经为地埋下了向往的种子,只因留守乡村,这颗种子无人发现与理会,更无处浇灌和展示;或许,他喜欢的科幻类网络小说,已经让他无限畅想未来的世界,却被电话中父母的一声断喝、几番批评,浇灭了心中探索的热情;又或许,他热衷于在游戏中拼杀而颇有心得,未来会不会选择某所院校的电竞专业作为努力目标也未可知……孩子们身上的这些可能性,不该被简单的“沉迷手机”几个字掩盖和抹杀。拿什么吸引孩子看向屏幕之外?答案有时就在屏幕之中。抓住那些隐藏在屏幕中的兴趣点,并创造更现实、更直接的方法,让他们享受这些兴趣带来的更高价值,他们才会放弃依赖手机。而这,不是一个小工程。

实际上,我国高度重视治理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问题,并颁布了一系列“史上最严”的政策措施。在政府治理、家庭陪伴、学校引导、社会关爱等多方共同努力下,正视孩子内心真正的需求,把“堵”变为“疏”,那些花式破解“未成年人模式”的举动才能少些、更少些。

202名农民工开启大学生涯

本报讯(记者陈华 通讯员彭旭升 孟令怡)西装笔挺,发型利落,农民工王飞精气神十足地坐在课堂前排,准备迎接开学典礼。2月26日,合肥市职工大学为202名参加“农民工免费上大学”活动的学生举办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据介绍,在今年的“农民工免费上大学”活动中,年龄在18周岁以上,具有高中或中专毕业文化程度,在合肥地区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凡是被合肥市职工大学录取的,学校将按照“学历+技能”的特色人才培养模式,为学生开设市场营销、大数据与会计、法律事务3个文科专业,开设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3个理科专业。

“在村里得知可以免费上大学的消息后,我第一时间报了名!”在一家企业从事强电工作的王飞表示,希望在接下来两年半的学习里,努力拿到更多职业技能证书,帮助工作进步。

“合肥市职工大学有一大优势,就是既有学历教育,也有技能培训。”据合肥市职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申广胜介绍,学校将依托“学历+技能”的特色人才培养模式,在科学规划编制学历教育课程的同时,还免费为农民工学员提供与所学专业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与等级评价服务,指导并帮助他们在毕业后同时取得大专毕业证和职业资格证书。



乐器产业奏响乡村振兴“幸福曲”

河北省武强县一家西洋乐器生产企业的员工在清点乐器半成品数量(2月23日摄)。

近年来,武强县依托乐器文化产业资源,并创新“乐器+”乡村振兴模式,持续增强乐器产业的富民强县作用。截至目前,该县乐器生产企业达63家,从业人员1万余人,产品涵盖400余种,畅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本报记者 刘小燕

“爸爸,我今天上学都没有哭。”3月2日晚上8点半,曾小群正陪着女儿和丈夫视频通话,手机那头的丈夫答应周末回家陪孩子。自从11年前大女儿出生后,曾小群就没想过离开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的老家外出打工,她说:“我不想让孩子经历我曾经经历过的留守。”

外出务工带来的留守难题,是务工者们长久牵挂的心头事。《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发现,当曾经的留守儿童成长为务工父母,他们在就业选择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务工者选择帮助解决孩子上学的地方工作,也有不少务工者和曾小群一样选择返乡发展。

留守一代的童年记忆

“上次有几位村民对钩藤栽培的项目很感兴趣,我们今天安排了一次专题课,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2月28日晚上7点半,习水县官店镇黄桃村的村支部书记罗鹏还在忙着组织药材种植培训,希望能帮村民找到在家门口致富的项目。

2014年大专毕业后,罗鹏一边在重庆做设计师、保险推销员,一边靠自学考取了本科毕业证。2020年,罗鹏以村级后备力量身份加入乡村振兴人才队伍。正是在接触乡村工作后,曾是留守儿童的他,对这个群体也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从六七岁开始,罗鹏就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家中姐弟4个,父亲很早就外出浙江金华打工,母亲在县城卖菜。”直到他初中住校,考上大专外出读书,一家人都很少有团聚的时间。

每次想父亲时,罗鹏就会找爷爷要父亲

当留守儿童成长为务工父母,他们的选择与上一代变得不同

“我不想让孩子经历我曾经经历过的留守”

阅读提示

外出务工带来的留守难题,是务工者们长久牵挂的心头事。当曾经的留守儿童成长为务工父母,他们在就业选择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专家认为,让农民工实现就近就业、务工城市增加面向随迁子女的公共教育资源供给等都是破解“打工就意味着分离”的有效方法。

最新的地址,然后用作业本给父亲写信寄出去。在他的留守经历中,最开心的记忆是父亲带回了最新款的录音机,让他收获了全村留守儿童的羡慕。

对曾小群来说,外公外婆的悉心照料,让她的留守童年充满了爱和温暖。“父母要养育我和妹妹,只能去湖北工地打工。”曾小群说,长大后成为母亲,让她更能理解为人父母的不得已和良苦用心。

“农民工外出务工过程中,无法把家人尤其是未成年小孩带到务工工地一起生活,从而造成务工者与子女的分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王欧认为,户籍制度与教育资源的捆绑、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和收入偏低以至于难以承担城市生活成本等一系列制度和结构性因素是造成农民工家庭分离、亲子离散的根源。

为了孩子的成长和教育

留在孩子身边工作,是曾小群和丈夫一致同意的坚持,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想让三个女儿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老人对网络和外界环境接触比较少,他们可能意识不到一些潜在的伤害和危险。”在曾小群看来,把孩子交给老人她并不放心。

“如果在我们读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父母能够在身边辅导监督一下,我想可能会不一样。”谈起孩子的教育,罗鹏有些感慨。他认为,老一辈的文化水平有限,对当前的教育需求、教育形式也有些跟不上,和父母在一起

能对孩子的教育有更大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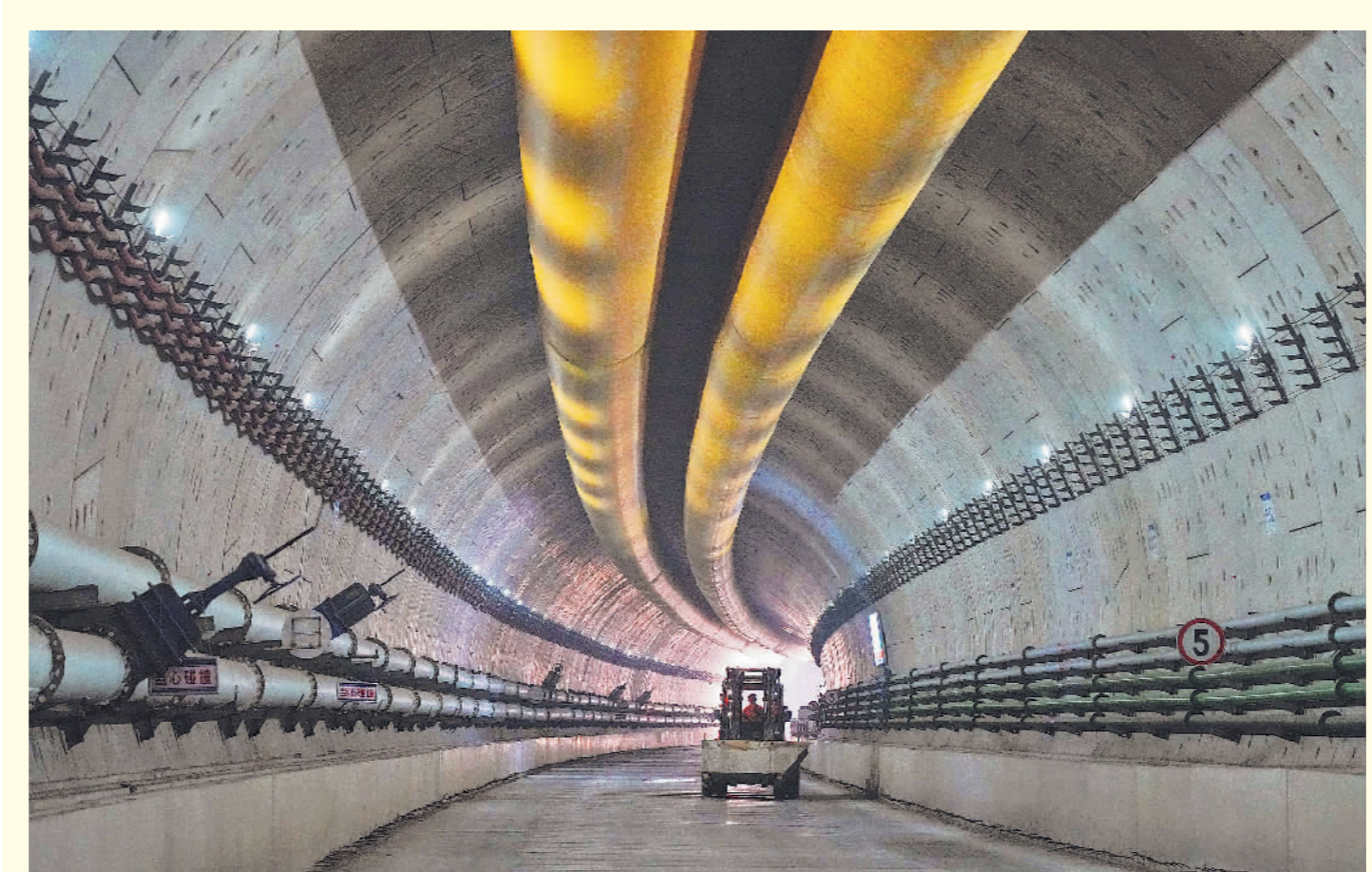
今年30岁的小胡也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与曾小群和罗鹏不同的是,小胡一家人共同在务工工地广州租房生活。小胡说:“在我老家湖南株洲,很多人都会来广州打工,以前我父亲就长期一个人在广州工地干活,过年才能见上一面,总是感觉一家人关系没有那么亲密。”

如今,小胡在广州的一家大型电子厂上班,妻子在怀孕后辞掉了工作。平日里,妻子负责接送在广州上学的两个女儿。每逢上夜班,小胡就会抽出白天的时间接送孩子,并辅导她们做作业。在他看来,自己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能利用城市的教育资源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环境,共同做好成长规划。

王欧分析认为,留守不仅对儿童成长长期的学业、社会交往、个体情感具有不利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有长期效应。“这些子女留守,打工分离的负面效应,足以说明‘打工不分离’对孩子和农民工家庭的重要性。”王欧说。

产业发展才能留住人

在城市上学,能让孩子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丰富的教育资源,但留在广州并不是小胡的唯一计划。今年春节,他带着妻子看了在老家县城买的新房,虽然目前还是毛坯状态,妻子已经兴奋地开始比划哪里放沙发和电视,两个女儿也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讨论谁睡上面。“看着她们开心的样子,我内心特别满足,这种热闹的场景,也弥补了我童年留守、



“过海穿城”进展顺利

本报记者 甘哲

“现在村集体的收入主要来自景区,景区游客每年在30万人次左右,景区营业额达1400万元。”陕西省榆林市古塔镇赵家峁村党支部书记赵帅帅说,该村2013年被确定为省级贫困村,经过近10年的发展,2022年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近日,记者一行走访陕西省榆林市、延安市等乡村,发现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这些乡村不仅摘下了“贫困帽”还走向了致富的道路。乡村旅游成为振兴乡村的重要产业。

找到一个好产业

据赵帅帅介绍,2013年以前赵家峁村以传统小农经营为主,农耕地荒芜闲置,多数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2014年开始积极推行改革,促进产业发展。村党支部着力谋划村子发展蓝图,以旅游业为突破口,找到一个好产业,形成了产改的基础。

现在,旅游业成为赵家峁村的支柱产业,旅游产业回报率。“9D玻璃桥最高峰的时候每天通过1万人,每人60元,每天收入达60万元。现在村集体的收入主要来自景区。”赵帅帅告诉记者。

不仅是赵家峁村,榆林市绥德县张家砭镇郝家峁村利用自身优势资源,打造了以“潮红”“潮农”为主要特色的陕北地区网红打卡地,建成综合服务中心、黄土文化主题餐厅、农家乐等项目;建设游客接待服务

2月28日,工程车辆行驶在广湛铁路湛江湾海底隧道盾构区间。近日,中铁十四局承建的广湛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湛江湾海底隧道盾构施工由“穿海模式”转为“穿城模式”,并在穿城过程中顺利与湛江湾大桥海滨路立交桥桩基以不足1米的间距“擦肩而过”。湛江湾海底隧道盾构段全长7551米,开挖直径14.33米,目前已累计掘进4546米。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致富能人返乡创业 产业升级吸引更多游客

发展乡村旅游让他们走上致富路

中心、大生产群雕、红色文化主题墙绘、乡村振兴主题墙绘等项目,利用生产道路建设“劳模路”,利用苹果基地、大棚基地打造“未来乡村”青少年研学基地,每天的游客络绎不绝,直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2022年以来,郝家峁村共接待游客达15.7万人次。

带动外出务工者返乡创业

一些返乡创业的致富能人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源头活水。

在赵家峁村,村里人把返乡创业的人形象地称为“18罗汉(18人)”,他们集众人之志、成众人之事,出钱出力,助推了旅游产业的发展。

村民赵浩浩今年28岁,十年前外出务工,数年来在餐馆、酒店的打工经历让他学到了不少。看到村里旅游产业开始起步,赵浩浩带着外出务工学到的经验于2019年回到赵家峁村,投资开了一家民宿。“仅2022年‘十一’假期期间,我的民宿就实现了日均接

待200~300人,收入相比过去外出打工有了很大的提高。”赵浩浩说。

不仅如此,赵浩浩的民宿还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一天150元的工资让8名村民通过做厨师和服务员成功脱贫,实现就业。

同样返乡创业的还有郝家峁村村村民王绥兵。这几年郝家峁村的旅游业开始兴旺,外地游客不断增多。看到这些变化,在外打工多年的王绥兵果断选择返乡创业,于两年前在村上承包4座大棚,发展葡萄采摘产业,年收入10万元以上。

产业升级促产品升值

乡村旅游起步后,如何提升服务质量,让乡村旅游吸引更多游客?陕西省延安市河庄坪镇赵家峁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赵家峁村确定“一中心四片区”产业发展规划,布局了生态苗木花卉区、大棚果蔬采摘区、休闲娱乐垂钓区和农耕文化体验区等四个乡村旅游产业区域,并优化各版块旅游产品,促进旅游产业升级。

在大棚果蔬采摘区,赵家峁村招商引进

见不到父亲的遗憾吧。”小胡说。

在小女儿上幼儿园后,曾小群在当地鞋厂找到了一份文员工作,负责厂内职工考勤和流程文件处理。据她介绍,这家鞋厂是当地于2017年专门从广东东莞招商引资开办的,吸纳了附近许多搬迁群众就业,“早上7点半上班,下午6点半下班,要接孩子申请一下就可以,非常适合家门口就业”。

“把孩子带出去打工是一个办法,但是留在村里的老人怎么办呢?”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返乡,能够返乡,也是罗鹏一直在做的事。他坦言,回家之后夫妻两人的收入的确比在重庆打工时低很多,孩子在乡村接受的教育水平肯定也不如大城市,但这正是他选择回乡的原因。

2021年,罗鹏和妻子通过当地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计划,分别留在了黄桃村和何家村,致力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罗鹏看来,只有把村里的产业发展起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赚钱,才能留住人,村里的留守儿童和老人才能得到更好的照顾。

王欧分析,向农民工输出地转移就业地点、让农民工实现就近就业,是破解“打工就意味着分离”长期持续的方式之一,而其难度在于农民工输出地往往不易发展可持续性的产业;另一方面,孩子跟随父母在务工工地流动,仍然面临着工作与家庭间的紧张关系、教育和升学困难、让流动儿童未来实现城镇化等难题需要解决。

对此,王欧认为,务工城市应该增加面向随迁子女的公共教育资源供给,减少各升学阶段造成的生源流失,降低流动儿童向留守儿童转化的比例。

“当前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已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他们不应该和其父母一样,继续遭遇‘打工就意味着分离’的艰难生活,而应该有一个真正能够融入城市、平稳实现城镇化的未来。”王欧说。

农民工去年人均月收入4615元

比上年增长4.1%

本报讯(记者时丽娜)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2年,我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4615元,比上年增长4.1%。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比上年增长1.1%。

2022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3351万人。全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比上年增长1.1%。其中,外出农民工17190万人,增长0.1%;本地农民工12372万人,增长2.4%。

2022年,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我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4615元,比上年增长4.1%。全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111元,比上年实际增长5.4%,快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

城乡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45,比上年缩小0.05。

社会保障方面,2022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比上年末增加2430万人、849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29111万人,增加825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9127万人,增加41万人。低保扩围增效工作扎实推进,社会救助力度加大。2022年末全国享受城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分别为683万人、3349万人,全年临时救助达1083万人次,全国居民人均社会救济和补助收入比上年增长3.8%。